

特稿

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式微:思考与启示

姜亚军¹ 龚睿²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2. 教育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京 100010)

摘 要:近 20 年来,人文学科在英美等国表现出日渐式微之势。由于招生人数下降和财政压力加大,英美高校纷纷撤销外语类专业,外语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形成一个“怪圈”,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本文对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在过去近 20 年中的调整进行梳理,在探讨全球高等外语教育变革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色外语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历史方位与形势挑战,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分类发展、专业知识体系构建等方面对我国外语专业的优化调整提出建议。

关键词:外语专业;英美高校;式微;启示

中图分类号 G5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5)02-0001-17

0 引言

近十余年来,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智能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对世界各国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性影响日渐显现,进而对传统教育范式和教育生态产生始料未及的冲击,倒逼世界各国教育界探索教育转型发展之路。就高等教育而言,教育教学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受教育者个人职业规划之间适配性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其表征之一是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文科类专业所表现出的日渐式微之势。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高校外语类专业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在一段时间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我国,“外语专业危机”论也不时引发学界讨论和社会热议。2023 年,教育部等 5 部门出台《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高教〔2023〕1 号),提出到 2025

收稿日期:2024-1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西部高等外语教育‘区域协同、多元融合’的人才培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2021090090);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攻关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三进’工作背景下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与实践”(23BG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亚军,男,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学、应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龚睿,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主要从事语言政策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研究。

引用格式:姜亚军,龚睿. 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式微:思考与启示[J]. 外国语文,2025(2):1-17.

年,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以推动我国高校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服务高质量发展。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近年来不少高校也将调整优化对象聚焦外语类专业,部分高校的外语专业面临“生死”考验。与此同时,我国外语界也在认真思考“强国建设 外语何为”的时代命题,积极探索包括设立双学位和联合学位等“外语+”本科项目在内的外语专业建设与改革的新路径。

本文拟梳理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在过去近 20 年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以期在探讨全球高等外语教育变革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外语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历史方位与形势挑战,对我国外语专业的优化调整提出建议,以求教于方家。

1 文科专业的式微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英语世界,“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umanities”(人文学科的衰落)、“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人文学科危机)和“the death of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人文教育之死)的说法屡屡见诸报端(Jay, 2014; Cvejić et al., 2016; Stables, 2024)。20 世纪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启动 Humanities Indicators(人文指标)项目,旨在对美国人文教育的发展做可视化统计分析。该项目组于 2021 年发布对 3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 countries)中 35 个国家授予人文学科学位数量所作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2015 年至 2018 年 4 年间,其成员国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数量分别下降 5%、11% 和 9%,世界范围内高校人文学科日渐式微之势可见一斑(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8)。

该项目组对美国高校人文类专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24a),从 2005 年至 2022 年的 18 年间,美国高校健康和医学专业授予学士学位数量占授予学位总数量的比例从 5.6% 增至 13.2%,增幅逾 135%;自然科学专业从 7.5% 增至 11.3%,增幅逾 50%;工程类专业从 8.4% 增至 11.7%,增幅逾 39%。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类专业授予学位数量表现出明显下降。人文类专业授予学位所占比例从 14.8% 下降至 8.8%,降幅超 40%;教育类专业从 8.4% 将至 5.4%,降幅约超 35%;商科和管理类专业也从 22% 降至 18.8%,降幅超 14%;而行为与社会科学类专业从 15.1% 下降至 13.2%,降幅超 12%。同一时期,在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类专业中,宗教学(-41.3%)、英语语言文学(-39.2%)、比较文学(-36.1%)、区域国别(-34.3%)、历史(-31.7%)和)和非英语语言文学(-30.7%)等专业授予学位的数量降幅均超过 30%,可谓“断崖式”下降(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24b)。

高校人文类专业招生人数下降和毕业生就业困难或薪酬较低,往往被视为“人文学科危机”的重要表现。由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确定专业时更加注重未来职业选择,对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趋之若鹜,不少人文学科类专业招生人数急剧下降,世界顶尖大学似乎也未能幸免。近年来在 US News 大学排行榜中,在常常位列美国大学前十甲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2022 年的古典语言、法国研究、德国研究、意大利研究、宗教学、斯拉夫和欧亚研究、俄罗斯研究、女性研究等专业毕业生人数仅为个位数,个别专业甚至出现“零毕业生”的窘相(Spicer, 2023)。新冠疫情结束以来,新一轮财政困难席卷世界各地高等院校,一些媒体便发出疑问: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专业能挺得过去吗?

在如杜克大学这类办学历史悠久、办学质量享誉全球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中,人文学科专业虽处境尴尬,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生存危机的问题。然而,办学规模较小、学科专业比较单一、缺乏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数量有限的私立文科院校就没有那么幸运。据统计,在 2024 年前 9 个月,美国便有 28 所学位授予高等院校宣告破产,其中既有艺术大学(费城)(University of the Arts)、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旧金山艺术学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等艺术院校,也有圣母学院(俄亥俄)(Notre Dame College)、林肯基督教大学(Lincoln Christian University)和圣罗斯学院(College of Saint Rose)等具有宗教传统的高校,还有俄勒冈东方医学院(Oregon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等医学院和匹兹堡技术学院(Pittsburgh Technical College)等科技院校,但绝大部分属于人文类院校(Villeneuve et al., 2024)。这些学校破产的直接原因并无不同:财政困难,难以为继,而财政赤字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招生数量严重下滑。例如,艺术大学(费城)关门前在校生人数仅为 1 149 人,但教职员人数为 700,而威尔斯学院 2022 年的在校生人数仅为 357 人。艺术大学(费城)和旧金山艺术学院均为有 150 多年历史的古老艺术院校,其 2020 年研究生教育在 US News 上榜的 226 个 Best Fine Arts Programs 中分别位列 64 和 42 位,受终止办学影响的远不止于千余名师生。同样位于费城、具有 218 年办学历史的宾州美术学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也因招生数量不足而导致财政困难,在 2024 年初被迫关闭其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项目。

在新一轮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并非只有艺术类专业,在一些英美高校的招生目录中,人们不时发现外语、历史、新闻、人类学和戏剧等人文类专业从中消失。英美等国鲜有独立经营的外国语大学,外语类专业多分布在各级各类大学中,因此应对外语专业作为人文类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往往取决于大学管理层对外语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但学校师生的努力以及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2 语言类专业面临的挑战

2.1 美国高校的外语类专业

美国对外语教育的重视总是和国防安全考量紧密相关,而且其过去几十年的政策走向紧紧围绕震惊美国朝野的两件历史事件展开: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以及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人类历史上首颗地球卫星 Sputnik 1 成功发射的第二年,美国便出台了《国防教育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决意重塑美国高等教育。法案共包括10条,其中第5条即为加强外语教育和地区研究,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提高到国防战略的高度。冷战时期,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于1979年授权成立“外语教育及国际研究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次年该委员会便出台名为《智慧的力量:美国国家能力评析》(Strength Through Wisdom: A Critique of U. S. Capability)的报告,明确指出:“总统委员会认为,我们国家外语语言能力的不足削弱了我们从事外交和对外贸易的能力,也影响了我国公民对世界的认知,不利于我们在竞争中赢得主动”(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9: 12)。

该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130多条加强外语教育和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除了政府拨款支持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外语教学、提升师资质量、提升公民外语意识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还建议涉及外语能力的美国联邦政府工作岗位在人员招聘中需严把语言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美国人文学科经历了一次全国性的危机,一时间连哈佛大学这样的人文学科重镇也受到不小的冲击(Harvard Working Group o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2013; Barton, 2022)。然而,美国各地外语教育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震惊全美,国家外语能力再次被提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战略议程。2004年,美国国防部和马里兰大学语言中心联手召开全国语言大会(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会议成果之一便是随后发布的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提升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该白皮书提出的“愿景”是(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ii):“在我们眼晨的世界中,美利坚合众国将通过外语能力的提升和对世界文化的理解而成为更加强大的全球领导者。这种国家能力既是我们各公共机构和私营行业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教育体系的支柱,政府、学术和企事业界需为之共同努力,并将从中受益。”

2003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执行委员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uncil)成立外语临时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出现的语言问题进行调研,并对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2007年,该临时委员会发布名为《外语与高等教育》(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Structures for a Changed World)的报告,对美国高等外语教育提出7点建议,其中包括对国家研究、历史、人类学、音乐、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专业本科生,毕业后从事法律、医学和工程领域工作的毕业生,以及博士研究生三类学生设置外语能力门槛。

2006年1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国家安全语言计划》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目标是大幅度提升学习、使用和教授关键语言的美国公民人数。所谓“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朝鲜语、俄语以及印度-雅利安、波斯和突厥语支语言等。《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是一项跨政府部门的计划项目, 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国防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均设立数量不等的实施项目, 该计划 2007 和 2008 年预算分别达到 65 500 000 和 114 400 000 美元。

然而, 短短几年之后,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 尤其是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的显现, 美国一些公立地方性大学便因财政压力和招生人数不足等问题而开始撤销外语专业。2010 年, 校训为“让世界触手可及”(The World Within Reach)的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宣布撤销法语、意大利语、俄语、古典学和戏剧等本科学位项目, 引起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关注, 法国著名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也发表公开信, 不无讽刺意味地建议该校撤销所有人文专业。同一年,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宣布撤销德语和拉丁语学位项目以及所有葡萄牙语、俄语、斯瓦西里语和日语课程。威诺那州立大学(Winona State University)暂停德语和法语学位项目。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撤销德国研究学位项目和意大利语辅修学位项目, 而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暂停德语和拉丁语本科学位项目招生。一时间, 撤销外语类专业似乎成为解决学校财政困难和招生问题公认的最佳方案。

然而, 高校撤销外语专业的决策却会因外语教育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而引起巨大社会反响。2018 年, 威斯康辛大学史蒂文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Stevens Points)因财政短缺和招生数量不足, 决定撤销包括英语(不包括师范英语)、法语和德语在内的 13 个专业, 相关终身教职岗位也将随之撤销; 同时, 学校计划新增计算机信息系统、财政学和化学工程等 16 个就业前景好的专业。专业撤销方案公布后, 在校园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包括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美国语言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等 16 家全国性学术团体联合发表声明, 力劝校方在撤销人文专业之事上谨慎行事。最后, 威斯康辛大学史蒂文分校决定撤销其中 6 个专业, 法语和德语专业未能幸免。

2023 年, 位于摩根城的西弗吉尼亚大学主校区(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at Morgantown)同样因财政预算困难, 决定撤销 9% 的专业和 7% 的全职教职岗位, 其中包括撤销整个世界语言、文学和语言学系(Department of World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Linguistics)。由于校内外反应强烈, 学校最后保留了西班牙语和汉语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 5 个全职教学岗位, 而其他外语专业和课程一并撤销。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国防部在美国 23 所高校设立 31 个“语言旗舰

项目”(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s),其中包括杨伯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在内的 13 个汉语项目。2024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由于“国会在资助上的变更”,决定停止继续支持其中 5 个汉语、4 个俄语、3 个阿拉伯语和 1 个葡萄牙语项目。

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长期关注美国的外语教育现状,自 1958 年以来不定期发布《美国高等院校非英语语言课程注册学生调查报告》(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2019 年发布的第 25 期报告(2016 年夏季和秋季学期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6 年四年间,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项目数量锐减 651(其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项目分别为 129、118 和 56),而同期非英语语言课程注册学生下降 9.2%(Looney et al., 2019)。2023 年发布的第 26 期报告(2021 年秋季学期数据)显示,2016 至 2021 年 5 年间,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项目数量再次锐减 961,注册学生下降 16.6%(Lusin et al., 2023)。2009 年至 2021 年 13 年间,美国高校开设非英语语言类项目数量从 12 385 减少至 10 773,撤销数量达到 1 612,减少约 13%;而注册学生人数从 1 621 087 降至 1 182 561,减少 438 526,降幅逾 27%。

美国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而英语是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因此美国各界对国家外语能力问题,除了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等重大问题,一直鲜有讨论。但到了 2014 年,4 名美国参议院议员和 4 名众议院议员要求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调研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现状,并就“如何确保美国在所有语言能力和国际教育与研究方面的卓越性”提出建议(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7: 42)。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于是于 2015 年推出“语言学习委员会”(Commission on Language Learning),启动美国语言能力调查工作。次年,该委员会发布《美国语言现状:数据分析》(The State of Languages in the U. S.: A Statistical Portrait)的调查报告。2017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又发布《美国的语言:加强面向 21 世纪的语言教育》(Americas Languages: Invest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称美国在外语能力上落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中国”,建议实施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计划,认为“国家对语言教育的长期需求,并不亚于对数学和英语的教育需求,并提出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要扭转目前撤销语言类项目的局面”,继续面向所有学生开设初级和高级语言学习机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7: viii)。在此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提交《世界语言能力提升和保障提案》(World Language Advancement and Readiness Act),该法案后来成为《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的修正案,特朗普总统于 2019 年签发。

2016 年,美国学者 Stein-Smith 出版《美国的语言赤字: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竞争力》(The U. S. Foreign Language Deficit: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a Competitive Edge in a Globalized World),提及美国高校撤销外语类专业。相比之下,英国社会各界对国家语言能

力建设的重视近年来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2.2 英国高校的外语类专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英国国内对自身“monolingual Britain”(单语英国)和“languages crisis”(外语教育危机)现象批评声不断(Coleman, 2005, 2009),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英国社会各界对其国家外语能力的关注度日益增强,其程度甚至超过其他任何欧美国家。这一点从英国当时的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于2002年发布的报告《语言全覆盖:语言成就人生》(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的名称就显而易见。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各界对其“语言赤字”的担忧,几乎完全出于经济、教育、科技和外交等方面的考量,与国家安全鲜有联系。

仅就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英国通常分为 Modern Languages 和 Classic Languages)而言,英国不仅有大学语言教育协会(The University Council of Languages, 原称 The University Council of Modern Languages)、英国和爱尔兰大学语言共同体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anguage Communities in the UK & Ireland)这样的专业机构,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和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等组织也在英国国家外语能力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来自不同党派的英国国会议员及有关人士还成立了“跨党派议会现代语言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Modern Languages),并于2014年发布《语言宣言》(Manifesto for Languages),呼吁英国各政党借2015年大选之机,推动国家语言学习繁荣计划(Framework for National Recovery in Language Learning),改变英国国民外语能力薄弱局面,提升国家外语能力。

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发布一系列立场文件和研究报告,包括《语言之重要性》(Language Matters: A Positional Paper, 2009)、《英国外语能力现状》(Languages: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2013)和《外向型企业调查:对高等教育的启示》(Born Global: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等,呼吁英国各界重视外语能力不足对英国学术研究、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影响。2019年,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医学学会(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皇家工程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联合发布《英国语言状况:行动计划》(Languages in the UK: A Call to Action),建议协调各方力量,实施“国家语言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languages)。2020年,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又联合英国人文艺术研究协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英国大中小学校长协会(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等组织发布《国家语言战略:教育和技能》(Towards a National Languages Strategy: Education and Skills),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在2025年前扭转各级各类学校外语学习人数下降的趋势。

在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的努力下,英国一些高校开始实施“*Institution-Wide Language Provision*”(外语全覆盖方案),将外语课程有效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之中。从 2013 年起,大学语言教育协会及英国和爱尔兰大学语言共同体协会每年发布《英国高校外语全覆盖实施报告》(*Survey of Institution-Wide Language Provis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UK*),其最新报告显示(*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anguage Communities, 2024*),2022 至 2023 学年,参加调研的 46 所高校共有 58 747 名学生参加学习,平均参与人数为 1 277,创造历史新高。然而,自 2017 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12 所高校撤销了其外语全覆盖方案项目,而有另外八所学校的项目在实施中也遇到较为严重的问题,前景并不乐观。

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大学现代语言教育协会分别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发布英国高校语言教育大趋势报告,对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的本科招生数据进行分析,前者涵盖数据范围为 2012 年至 2018 年,而后者数据范围为 2012 年至 2021 年。报告按照语种(欧洲语言文学和非欧洲语言文学)和大学类型(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和非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对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2012 年至 2021 年,欧洲语言文学类专业招生人数下降 61%,招生数量居前三甲的德国研究、法国研究和西班牙研究分别下降 65%、64% 和 57%,而非欧洲语言文学类专业招生人数增长 14%,其中招生人数最多的日本研究和 中国研究分别增长 79% 和减少 41%。就大学类型而言,有着“英国常春藤联盟”美誉的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在高校表现方面明显优于其他高校:从 2012 年至 2018 年,前者招生人数下降 9%,而 1992 年前建立的高校(*pre-92 HEIs*)降幅达到 28%(*The British Academy & University Council of Modern Languages, 2022*)。

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大学现代语言教育协会的调查报告还发现:传统外语专业(单一外语专业和“外语+外语”专业)的招生人数从 2012 年至 2018 年下降 16%,而“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专业(*combined and joint degree*)在此期间并无明显变化。单一外语专业和“外语+外语”专业甚至在罗素大学集团成员高校和非罗素大学集团成员高校之间的差别也不明显,但“外语+艺术/人文专业”和“外语+社会专业”却区别较大(如下表所示)。

表 1 罗素大学集团与其他英国大学外语类专业招生数量变化比较

	罗素大学集团高校	非罗素大学集团高校
纯外语专业	-39%	-40%
外语+社会专业	11%	-47%
外语+艺术/人文专业	-5%	-40%

(*British Academy & University Council of Modern Languages, 2022*)

和美国高校一样,英国高校撤销外语类专业也与 2008 年金融危机不无关系,直接原因

在于财政困难和生源数量不足。2007—2019年,英国10所高校撤销现代语言系,另有9所大学的现代语言系的规模大幅度压缩,全国外语类专业本科招生数量锐减54%(Kenny et al., 2019)。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代语言专业学位项目招生数量占总招生人数的比例从2011年的1.22%下降至2011年的0.67%,降幅超过45%(Lopez-Menchero, 2021)。

与美国高校不同的是,英国高校撤销外语专业往往要承受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压力。2003年,位于英格兰北部西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的现代语言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学校决定予以为期4年的补贴。但到了2006年,学校宣布撤销所有本科学位项目。2008年,最后一届笔译和口译硕士毕业后,现代语言系不复存在,引发网上请愿,恳请时任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出面干预,签名人数达到1700多名。2023年英国公立综合类研究型大学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宣布对其现代语言本科学位项目进行调整优化,主要原因是选课学生数量不足:2021、2022和2023年的全日制折算学生人数分别为62、46和27人,而任课教师人数为37人,学校测算2023—2024年度现代语言专业的赤字会达到164万英镑。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4国驻苏格兰领事联名致信阿伯丁大学校长,劝其捍卫和保护作为学校人文学科建设核心内容的语言和文化研究。此后,该校出台3种调整优化方案:终止法语、苏格兰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单语言学位项目,保留复语项目,但语种减少至两至三种以减少课程门数;终止所有单语言学位项目和复语项目,保留“国际贸易+法语”等复合型项目;终止所有语言专业学位项目,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开设语言类课程,供有需求的学生选修。

2023年,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决定取消其所有现代语言课程。英国大学语言教育协会及英国和爱尔兰大学语言共同体协会分别致信校方,前者恳请校方邀请各方专业人士探讨继续保留现代语言课程的最大可能性,后者不仅征集到包括牛津和剑桥大学语言教育学者在内的32位专业人士的集体签名,信函更是援引多份研究报告,阐述外语教育投资利大于弊的科学道理以及英国“语言赤字”(language deficit)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以期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目的。2024年4月,由于财政困难,中央兰开夏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决定裁员5%(约160个教职),后决定撤销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TESOL、哲学、宗教、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化学等10个专业,从2025年起停止招生。该决定一经公布,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英国大学语言教育协会致信学校领导层,力陈外语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希望学校重新考虑其决定。

然而,中央兰开夏大学并非最后一所考虑对外语类专业挥刀相向的英国高校。最近,由于英国签证政策变化,导致国际学生数量锐减,加上多年来英国高校学费不曾增长,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英国不少高校债台渐高,难以为继。坎特伯雷大学(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宣布,将撤销英语文学学位项目以及大部分外语和语言学课程。抗议者认为此举会让生于坎特伯雷的英语著名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蒙羞。位于威尔士的综合研究型大学、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2024 年财政赤字逾千万英镑,也已宣布决定撤销拉丁语等古典语言课程。位于英格兰的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2024 年 3 月宣布,原计划撤销英语语言文学、法医骨骼学和现代语言等课程,但综合考虑之后决定撤销人类学、艺术史、新闻学以及音乐和听觉技术。

2.3 澳大利亚等国高校的外语类专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校撤销外语类专业的开始时间较晚。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2019 年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撤销了日语、汉语和意大利语专业,而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和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撤销了印度尼西亚语专业。2023 年,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也因招生人数不足而撤销克罗地亚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俄语等全部 5 个外语类专业,引发师生请愿。同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撤销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专业,而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撤销了德语专业。

近期,伍伦贡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决定,从 2025 年起撤销所有语言类专业,包括英语及语言学(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汉语、法语、日语和西班牙语专业,引发包括英国及爱尔兰法国研究学会(Society for French Studie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人文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新西兰日本研究学会(Japanese Studies Aotearoa New Zealand)、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学会(The 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以及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The Australia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等在内的 20 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联名请愿,要求其收回错误决定。

澳大利亚高校应对人文专业危机还有一个特点:在撤销外语类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同时,增设新专业。例如斯威本科技大学撤销汉语和日语专业,并非因为招生人数下降,而是为了增设网络安全、数据科学和应用创新等 STEM 专业。伍伦贡大学撤销了外语类专业,却增设了早期儿童教育和艺术本科专业。

新冠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未彻底得到缓解,2024 年 8 月,澳大利亚政府又宣布了国际学生限额计划(公立高校总配额为 145 000 人),本就存在财政压力的澳大利亚各高校近期纷纷宣布财政紧缩计划,预计裁员人数将逾千之多。这一政策走向也必将会对澳大利亚高校外语类专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

3 对英美高校外语专业式微的思考

面对高校外语专业面临的生源不足等问题,加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和始于 2019 年的新冠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不少英美高校采取了撤销外语类专业甚至整个外语系的做法。这种典型的“西医疗法”具有鲜明的自由市场经济色彩,体现英美个人主义社会价值观,但无疑对其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有关高校的学科建设、学生个人成长以及外语专业师生的利益产生影响。然而,英美等国外语类专业的日渐式微以及相关高校的应对策略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外语类专业在英美教育体系中虽然属于典型的人文类专业,但与其他人文专业不同的是,外语类人才在英美两国一直以来均属于“紧缺”或“急需”人才。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等机构发布的各种调查报告均强调英美两国的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因受英语国际化的影响而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2020 年,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ustralia)、澳大利亚人文研究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以及加拿大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联合发出《语言之于世界:国际行动倡议》(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s in Global Context: An International Call to Action),称“讲英语国家培养的非英语语言人才不能满足 21 世纪的需要”(British Academy et al., 2021:104)。

一份提交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赤字”每年导致英国财政收入损失 3.5%,即 480 亿英镑(Foreman-Peck et al., 2014)。2022 年剑桥大学的研究报告《外语对英国的经济价值》(The Economic Value to the UK of Speaking Other Languages)发现,如果消除与阿拉伯语、汉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国家的语言障碍,英国每年的出口回报会增加 190 亿英镑,占到英国 2016 年出口收入的 0.75%,而外语教育的投入-产出比会达到 1:2 的比例(Ayres-Bennett et al., 2022:34)。

就美国而言,2006 年《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实施时,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也发布了一份名为《国防教育与创新行动:迎接新世纪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挑战》(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 Meeting America'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的倡议,号召美国高校行动起来应对美国今后 50 年将要面对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在《国防教育法案》发布 50 周年的 2008 年全面落实倡议内容。倡议书提到,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每年需要 34 000 名具有外语能力的人才,但现有人才无法满足要求。报告篇幅共 15 页,STEM 和 foreign language 分别出现 31 和 27 次,而且多数情况下并列使用(如“identify and promote best practices and programs in undergraduate STEM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由此可见“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

生后美国重视外语教育的程度。有关材料显示,到 2012 年,美国国务院“指定外语岗位”(language-designated positions)数量增长 15%,美国国防部有外语水平要求的岗位已超过 30 000 个,“9·11 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外语岗位数增长 85%(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7: 3-4)。随着《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实施,美国政府各部门外语人才逐渐得到补充。然而,有关材料显示,到了 2011 年,美国国防部所需 29 960 有外语能力要求的岗位虽到岗人员达到 81%,但其中仅有 28%达到岗位要求的外语水平(McGinn, 2014, 2015)。2008 年 10 月,美国国务院外派官员中有 31%未达到相关岗位所需外语水平要求,受到美国政府问责督查。随后,美国国务院制定了整改方案,但即使到了 2016 年底,其海外官员仍有 23%未达到外语水平要求(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9, 2017)。

由此可见,英美两国在外语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上存在一个“怪圈”:一方面,高校外语专业招生人数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高校因财政困难而撤销外语专业;另一方面,不少美国政府机构有外语水平要求的岗位无法找到合适的人选。这种现象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在无法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机构则会对员工进行语言培训。例如,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有自己的语言培训机构,分别是外事服务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和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另外,作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组成部分,2007 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支持下,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中心(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面向美国各地 K12 学生,实施名为 STARTALK(开口说外语)的免费暑期外语培训项目。截至 2021 年,该项目语种从最初的汉语和阿拉伯语增至 11 个语种,受训学生和教师分别达到 69 431 和 14 647 名。一项调查显示,70%参加培训的学生表示将来会继续学习自己在此学习过的外语(McGinn, 2015)。然而,在美国上千高校外语专业已经被撤销的情况下,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个“从娃娃抓起”的良苦用心,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

其次,前文所提到的英国相关机构对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数据的分析报告以及阿伯丁大学的外语专业改革方案值得其他高校借鉴。传统模式的外语专业,即单一外语专业和“外语+外语”的复语专业,在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和其他大学之间已经没有差别,而“外语+艺术/人文专业”和“外语+社会专业”相对受到学生的青睐。这一发展趋势可以说是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发展与时俱进的表现。早期英美高校的外语教育属典型的精英教育,各语种专业单独成系,教学内容一般以对象国文学著作为主。法语专业学生花大量时间习读 12 世纪后期法国行吟诗人特罗亚(Chrestien de Troyes)和 17 世纪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等人的作品,而德语专业学生则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经典作品作为学习内容,其教育理念在于

洞悉语言对象国的“文化精髓和文学精华”,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知识和道德水平”(Coleman, 2005: 3)。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这种单语种教育逐渐被复语教育所替代,而一些新建大学则提倡非外语专业学生辅修外语专业,从此外语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精通”某种外语的人才,“外语+国际贸易”“外语+区域国别研究”“外语+法律”甚至“外语+化学”等复合型专业逐渐成为不少大学的改革方向。

随着更多非外语专业学生辅修外语专业,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些高校开始推出“外语全覆盖”(Institution-Wide Languages)项目,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纷纷建立语言中心(language centers)。结果,外语类专业招生数量开始持续下降,加上英语专业的快速兴起,一些高校撤销外语系,另一些高校则成立现代语言学院(College of Modern Languages),并在其他院系的课程方案中增加外语模块,而有些高校则将原外语系教授的隶属关系转至人文系或者欧洲研究系。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高校中。因此,进入新世纪后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调整,只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欧美高等外语教育因应时代发展演变的持续。谈到英美外语专业的式微,科尔曼(Coleman, 2005: 8)认为:“无疑,这一领域需要持续展现出其在过去表现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包容性。这些品质不仅决定存亡,而且体现永不间断的革新精神。”

4 英美高校外语专业发展的启示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英美国家有所不同,我国现阶段所处历史方位与英美国家各异,但我国高等外语教育目前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和英美高校过去 20 余年来面临的相似。研究英美高校外语专业的发展和演变,对探讨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创新发展路径应该有所裨益。

第一,应对外语类专业所面临的挑战,需以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为目标,认真思考“强国建设 外语何为”的时代命题。在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不仅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国际传播、国别区域、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等关键领域人才的培养任务,更应把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和国民的国际视野作为长期目标。然而,英国对国家外语能力的高度重视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式微之间的矛盾提醒我们,在人文类专业吸引力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外语类专业如不能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局面仍将持续,也将对不少院校外语类专业的生存带来更加严峻的考验。

第二,外语类专业之所以面临严峻挑战,其背后一个重要的致因是“千校一面”的问题,因此外语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是要在国内不少学者提倡的“分类发展”上勇敢迈出第一步。分类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目前“英语专业”“法语专业”或“德语专业”等专

业内的分类。以美国高校英语专业近年来的发展为例(本文并未谈及英美高校的英语专业发展),尽管近年来英语专业在美国高校的式微趋势和程度并不亚于其外语类专业,2023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就曾发表题为《英语专业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的文章,但美国英语院系协会(*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s of English*, 2018)发表的调研报告显示,在2012年至2018年间,美国高校授予英语专业学士学位数量总体下降20%,但专业方向设置不同的院校间差异很大,统计院校授予学位下降的学校比例为:不分专业方向(-59.3%)、文学方向(-73.6%)、创意写作(-21.3%)、英语教育(-68.6%)、修辞与写作(-50%)、写作研究(-22.2%)、技术写作(-45.3%)。例如,创意写作方向共有47所院校开设,其中仅有21.3%的院校授予学位数量下滑,而38.3%的院系数量保持稳定,40.4%的院校数量增长。相反,文学方向共有53所院校开设,授予学位数量下滑者占73.6%,而数量保持稳定者占26.4%,无任何院校出现授予学位增长现象。若美国英语专业发展的“他山之石”对我们外语专业的转型发展有“攻玉”之效,那么应对我国外语类专业面临挑战的有效路径之一,应该是根据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之需和专业内容,做好英语专业内部的分类。笔者在不同场合曾建议将目前的“英语专业”细分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语教育”和“英语国家与地区(研究)”等。

分类发展的另一个层面涉及学校自身的定位问题。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普遍根据《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所设定的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五个学科基础设置本校外语专业培养方向。在目前各类涉外人才成为国之急需的背景下,有些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国际传播、国际组织、国别区域、国际贸易或涉外法治等相关课程模块。然而,这种做法很难达到国家对此类人才的基本要求,因此各校应在发挥本校学科专业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差异化发展,进而形成特色。另外,翻译和语言学已经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英语专业在自身方向的设定上也应予以充分考虑。至少已经增设翻译或语言学方向的院校,应该思考把另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作为自己的一个专业方向是否合理的问题。

第三,在分类发展和发挥本校学科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与课程资源支撑体系。如果说在现有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几门传播学课程,无法培养出“国之所需”的国际传播人才,那么培养出服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助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国际传播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资源?这种知识结构和教学资源,构成服务我国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的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从英美外语专业的发展演变来看,“外语+”复合型专业比传统的单一外语专业具有更大的优势。“外语+外语”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很多高校外语专业改革中已经开展,但大部分高校仍停留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数门管理学或传播学课程的阶段,并未实现两个专业真正的“融合”。不少高校所增设的课程依然依托管理学院或传播学院的师资资源,其结果必然是 $1+1<2$ 。这种“拼盘式”的复合在 20 世纪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满足了不同行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但随着人才市场对外语类人才需求和要求的提升,外语界必须思考构建专业知识体系,加强自有师资队伍建设,从而实现“外语+专业”复合人才培养模式 $1+1>2$ 的初衷。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英语+计算机”或“法语+法律”等双学位或联合学位本科项目,以求“强强联合”,解决外语类专业出现的问题。不可否认,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外语类专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及计算机和法律等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都是具有前瞻性的探索。然而,此类项目人才培养方案中外语知识模块和计算机或法律知识模块如何“融合”为一个既不同于现有外语专业,也不同于现有计算机或法律专业的新专业,需要相关院校两个合作院系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既要站在国家对涉外人才需求的高度,也要站在相关知识领域的前沿,还必须考虑本校现有包括师资在内的教育资源对新项目的支撑度。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中外语知识模块的设置目的依然是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而计算机或法律知识模块只是计算机学院或法学院原有知识模块的压缩版,外语类专业在这种联合学位项目中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上述英国不少高校外语专业的逐渐消亡过程(从压缩单语种的法语或德语系,到“外语+”复合型项目,到现代语言学院,到学校层面的语言中心,直至被撤销),已经证明这一点。

最后,从英美德等国外语类专业的发展来看,不少高校的“法国研究”“德国研究”和“西班牙研究”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也纷纷撤销。然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迥异,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人才培养刚刚起步,发展前景看好,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不同语种专业的转型发展中,构建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体系,培养承担民族复兴大任和服务高质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合型人才。

5 结语

在过去 20 余年里,在人文类专业日渐式微的背景下,英美等国高等院校的外语类专业遇到极为严峻的挑战,外语类专业数量迅速减少。总的来说,这一现象是英美外语类专业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外语类专业发展演变趋势的持续,也与英美独特的高等教育体制不无关系。我国外语类专业的改革发展到了深水区,虽然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突破瓶颈需拿出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气。本文对英美等国高校外语类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外语类专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以期对我国高校目前正在开展的学科专业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7. *America's Languages: Invest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R]. Cambridge, MA: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8. *Humanities Degree Completio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 <https://www.amacad.org/humanities-indicators/higher-education/humanities-degree-completions-international-comparison>.
-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24a. *Bachelor's Degrees in the Humanities* [R]. <https://www.amacad.org/humanities-indicators/higher-education/bachelors-degrees-humanities/>.
-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24b. *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of Bachelor's Degrees in the Humanities* [R]. <https://www.amacad.org/humanities-indicators/higher-education/disciplinary-distribution-bachelors-degrees-humanities/>.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2006.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 Meeting America'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R]. <https://www.aau.edu/sites/default/files/AAU-Files/Key-Issues/Innovation-Competitiveness/Report-NDEII.pdf/>.
-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s of English. 2018. *A Changing Major: The Report of the 2016-17: AD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English Major* [R]. <https://www.maps.mla.org/content/download/98513/file/A-Changing-Major.pdf/>.
-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anguage Communities. 2024. *AULC Survey of Institution-wide Language Provis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UK (2022-23)* [R]. <https://aulc.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AULC-survey-report-2022-23-final.pdf/>.
- Ayres-Bennett, W., Hafner, M., Dufresne, E. & E. Yerushalmi. 2022. *The Economic Value to the UK of Speaking Other Languages* [R]. Cambridge: RAND Corporation.
- Barton, A. 2022. Five Theses on the Humanities Crisis [EB/OL]. The Harvard Crimson.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2/12/1/barton-humanities-crisis/>.
- British Academy & University Council of Modern Languages. 2022. *Languages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Granular Trends: Analysis of UCAS Data on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the UK, 2012—2021* [R].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ac.uk/publications/languages-learning-higher-education-granular-trends/>.
- British Academy,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2021.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s in Global Context: An International Call to Ac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1): 104-107.
- Coleman, J. A. 2005. Modern Languages as a University Discipline [C]// J. A. Coleman & J. Klapper Ed.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Moder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3-9.
- Coleman, J. A. 2009. Why the British Do not Learn Languages: Myths and Motiv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1): 111-27.
- Cvejić, Ž., Filipović, A. & A. Petrov. 2016.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Transdisciplinary Solutions* [C].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Foreman-Peck, J. & Y. Wang. 2014. *The Costs to the UK Language Deficiencies as a Barrier to UK Engagement in Exporting: A Report to UK Trade and Investment* [R].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09899/Costs_to_UK_of_language_deficiencies_as_barrier_to_UK_engagement_in_exporting.pdf/.
- Harvard Working Group o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2013. *Mapping the Future: The Teaching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t Harvard College* [R]. https://scholar.harvard.edu/jamessimpson/files/mapping_the_future.pdf/.
- Jay, P. 2014. *The Humanities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ies* [M]. Palgrave Macmillan.
- Kenny, N. & H. Barnes. 2019. Language Learning: Turning a Crisis into an Opportunity [J]. *British Academy Review* (35): 12-13.
- Looney, D. & N. Lusin. 2019.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ummer 2016 and Fall 2016: Final Report* [R].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s://www.mla.org/content/download/110154/file/2016-Enrollments-Final-Report.pdf/>.
- Lopez-Menchero, T. H. 2021. *Modern Languages in Decline at University But "Crucial" for Post-Brexit UK* [EB/OL]. South West Londoner. <https://www.swlondoner.co.uk/news/01062021-modern-languages-in-decline-at-university-but-crucial-for-post-brexit-uk/>.
- Lusin, N., Peterson, T., Sulewski, C. & R. Zafer. 2023.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S Institutions of*

-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21 [R].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s://www.mla.org/content/download/191324/file/Enrollments-in-Languages-Other-Than-English-in-US-Institutions-of-Higher-Education-Fall-2021.pdf>.
- McGinn, G. H. 2014. *Government Needs and Shortages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Regional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Signals, Facts, and Clues* [C].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 S.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 Research Conference on National Nee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Williamsburg, VA, April 2014. <http://www.wm.edu/offices/revcenter/internationalization/papers%20and%20presentations/mcginnfull.pdf>.
- McGinn, G. H. 2015. *Foreign Language, Cultural Diplomacy, and Glob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R]. <https://www.amacad.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2019-02/Foreign-language-Cultural-Diplomacy-Global-Security.pdf>.
-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0). Strength through Wisdom: A Critique of U. S. Capabilit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 9-57.
- Spicer, Z. 2023. "Concerned about Enrollments": As Humanities Lose Numbers to STEM Nationwide, Duke Grapples with Similar Trends. *The Chronicle* [R]. <https://www.dukechronicle.com/article/2023/03/duke-university-majors-humanities-stem-enrollment-majors-data-decline-trinity-college-pratt-engineering/>.
- Stables, W. 2024. As if the Humanities Were Dead: Remembering the University [J].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6): 131-151.
- Stein-Smith, K. 2016. *The U. S. Foreign Language Deficit: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a Competitive Edge in a Globalized World*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EB/OL].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89119.pdf>.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9. Department of State: Comprehensive Plan Needed to Address Persistent Foreign Language Shortfalls [EB/OL]. <https://www.gao.gov/assets/gao-09-955.pdf>.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7.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Has Improved, But Efforts to Reduce Gaps Need Evaluation [EB/OL]. <https://www.gao.gov/assets/gao-17-318-highlights.pdf>.
- Villeneuve, M. & O. Sanchez. 2024. *Tracking College Closures: More Colleges Are Shutting down as Enrollment Drops*. *The Hechinger Report* [R]. <https://hechingerreport.org/tracking-college-closures/#:~:text=In%20the%20first%20nine%20months%20of%202024%2C%2028,State%20Higher%20Education%20Executive%20Officers%20Association%20or%20SHEEO/>.

The Decline of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in Anglophone Nations: Contradictions and Implications

JIANG Yajun GONG Rui

Abstract: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witnessed a marked decline of the Humanities in Anglophone nation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have been closed due to declining enrollment and financial woes, while the demand for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s becoming greater, present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of these countr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what is happening to language programs in the US, the UK, and Australia,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ongoing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reform in China in terms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restructuring of language programs, and reshaping of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Anglophone nations; decline; implications

责任编辑:龙丹